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八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中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中華書局

第八輯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中華書局
北京 2012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 8 輯 / 張伯偉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13.1

ISBN 978 - 7 - 101 - 08926 - 4

I. 域… II. 張… III. 漢學 - 研究 - 國外 - 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2)第 225182 號

書 名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八輯

編 者 張伯偉

責任編輯 張玉亮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6 $\frac{3}{4}$ 插頁 2 字數 50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926 - 4

定 價 80.00 元

目次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 中朝外交活動與朝鮮女性詩文之編纂流傳 張伯偉(3)
- 朝鮮時代的知識女性與杜詩 左江(19)
- 性別身份與詩歌文本
- 以朝鮮女詩人雲楚堂詩為中心的探討 俞士玲(47)
- 關於日本出版的《朝鮮三代詩》 許敬震(69)
- 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 苗狀(87)
- 朝鮮時代中國行紀資料解題稿(十七種) 讀書班(117)

日本漢籍研究

- 辨偽存真:《文筆眼心抄》古抄卷獻疑 陳 翀(155)
- 《華夷變態》拾零
- 以明清鼎革期為中心 陳 波(169)
- 日本漢文小說《困譚》考 磯部祐子(195)
- 市河寬齋撰著《陸放翁年譜》考 金明蘭(221)

越南漢籍研究

- 《大越史記全書·鴻龐紀·蜀紀》析論 葉少飛 陸小燕(233)
- 越南灶神信仰傳統的文獻學考察 朱旭強(247)

漢籍交流研究

- 論傳橋逸勢筆“詩序切”與上野本《王勃集》的關係 道坂昭廣(263)

再論唐末五代大規模刻書之可能性

——以《二中曆》所存《文選篇目》爲例 陳 翀(279)

村上平樂寺書肆與江戸初期公安派在日本的傳播

——以《元元唱和集》的出版爲中心 楊 洋(299)

珍稀和刻和抄宋元漢籍八種敘錄 卞東波(313)

資料

日本所藏宋人張逢辰《菊花百詠》校錄 卞東波(345)

南監本《南齊書》荻生徂徠批校識語輯考(卷一至卷二十) 童 嶺(373)

稿約 (421)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中朝外交活動與朝鮮女性詩文之編纂流傳

張伯偉

一 序章

本文所謂的“外交”是較為廣義的，包含了兩國(或以上)之間人員所發生的一切交往互動。不僅有使臣，而且有其他不同身份、以不同原因和目的引發的外交活動。

此處的“朝鮮”，指的是歷史上的朝鮮時代(1392—1910)。而“女性詩文”，不是以女性為表現對象的詩文，而是指由女性撰寫的詩文。我們常常將“詩歌”、“歌謠”籠統地理解為“詩”，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大體可以，但是在中國以外的東亞古代文學史上，“詩”所指涉的往往是以漢字撰寫的一種韻文形式，即“漢詩”，諺文、假名、喃字創立之後，“歌”多指以本民族文字撰寫的韻文形式，在不同地域被指為“時調”(朝鮮半島)、“和歌”(日本)或“演歌”(越南)。因此，這裏說的“詩文集”，指的都是用漢字撰寫的文學作品，亦即漢文學。

現代韓國學者哀集朝鮮時代女性文集，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如閔丙燾編《朝鮮歷代女流文集》^①，共收漢詩文十二種。許米子編《朝鮮朝女流詩文全集》，較閔編本多出八種，但略去《只在堂稿》，總計十九種^②。崔承翼等編

① 韓國乙酉文化社，1950年。

② 韓國太學社，1988年。

《朝鮮時代江原道女性詩文集》，僅限一地^①。相較而言，以許米子編《韓國女性詩文全集》所收為多，總計二十八種^②。如果對現存文獻作全面收羅，目前所能見到的朝鮮女性詩文集（不包括中國人所編者），含別集、家集、唱和集、選集，至少有三十七種，另有專書兩種，共計三十九種，均收於《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③，這是迄今為止網羅相關文獻最富的後出轉精之著^④。故本文引用此類文獻，亦據該書。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創作，若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漢代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之《箜篌引》，可謂由來尚矣。但朝鮮女性詩文之得到保存、編纂及流傳至今者，與其悠久的創作淵源相對照却顯得稀少，若與中國女性創作的數量相比，則更為寥寥。其幸而未湮滅殆盡，有多重原因，而發生在中國與朝鮮之間的外交活動，對朝鮮女性詩文編纂與流傳的推展，便是其中之一，值得特別拈出表彰。

外交與文學的關係，可以上溯到中國的春秋時代，各諸侯國使臣在揖讓宴享之際使用的外交語言中，運用得最為巧妙的便是詩（在當時就是《詩》），相關資料，可見清人勞孝輿之《春秋詩話》及今人楊向時之《左傳賦詩引詩考》。故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⑤又說：“不學《詩》，無以言。”^⑥便揭示了《詩》作為辭令在外交場合不可或缺的作用。不過，詩在春秋時代所涉及的是軍國大事，通過賦詩可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借用《漢書·藝文志》語）。後世外交場合中的賦詩，其作用雖然偏重在增進兩國之間的情感，但春秋時代的賦詩言志作為一個典範，其深遠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就中朝之間而言，明代正統十四年（1449），倪謙出使朝鮮，與朝鮮諸文臣唱和酬酢，歸國後都為一集曰《遼海編》，開啓了詩賦外交的新傳統。至天順元年（1457）陳鑒、高閏使朝，朝鮮方面將其作品及與諸館伴之唱和詩文正式以《皇華集》之名刊行，直到崇禎年間，印製了二十餘集，形成了中朝外交的《皇華集》傳統。而以“皇華”為名，就是遠承了《詩

① 韓國江原道，1998年。

② 韓國國學資料院，2003年。

③ 張伯偉主編，俞士玲、左江參編，鳳凰出版社，2011年。

④ 尚有幾種知其名而未見其書者，如鄭陽貞《林塘遺稿》、妓翠仙《雪竹集》等。沈善寶《名媛詩話》卷一二提及朝鮮女子賈曇雲（瓊花）《風絮亭小稿》，皆待考。

⑤ 《論語·子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七，中華書局，1983年，頁143。

⑥ 《論語·季氏》，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八，中華書局，1983年，頁173。

經·小雅》的“皇皇者華”，是對於中國使臣的雅稱。這樣一個傳統，也不限於中國使臣之出使外邦，在漢文化圈中帶有普遍性。正如中村榮孝指出的：“在外交場合以漢詩唱酬筆談，乃中國文化圈同文諸國間習慣化的國際禮儀。”^①這些方面的問題，儘管尚有繼續深化開拓之餘地，但已經受到中外研究者的較多關注，是一個既在的研究現狀^②。

相對而言，外交活動與朝鮮女性詩文編纂流傳的關係是個很不顯眼的問題，雖然江絮生在為彭國棟《中韓詩史》題辭中，有“皇華詞筆，香奩閨詠，元是同文侶”之句，據其次句自注：“謂韓國香奩詩。”^③但“皇華”與“香奩”僅僅是一個對句，彭氏書中也未有論述兩者關係的內容。而王家鴻撰《外交詩話》，列目六十餘則，對此亦不著一字。然而不顯眼不代表不重要。茲以“中朝外交活動與朝鮮女性詩文之編纂流傳”為題，試論如下。

二 編纂篇

朝鮮時代第一部女性詩文集之編纂，首推許筠(1569—1618)為其姊氏許楚姬(號蘭雪，1563—1589)所編之《蘭雪軒集》，成書於宣祖二十三年(1590)。許筠編纂該集的動機是多重的，簡言之有三：一是為了展示“許門多才”，二是出於對姊氏生平的同情，三是文章華國意識的推動。在朝鮮的文化環境中，本來是不鼓勵女性從事詩文創作的，即便有作，也不宜公之於世，所以，許蘭雪才會對自己的作品有“茶毗之”的“遺命”^④。許筠不甘於其姊氏生命的徒然搖落，遂根據自己的記憶編成《蘭雪軒集》，並請當時朝鮮政壇和文壇領袖柳成龍(西厓，1542—1607)為之序跋，柳在萬曆庚寅(1590)作《跋蘭雪軒集》，又在辛卯歲(1591)作序(已佚)，讚歎曰：“異哉！非婦人語！何許氏之門多奇才也！”並囑許筠“寶藏之，備一家言，勿使無傳”^⑤。值得注意的是，他珍惜此書

① 《朝鮮の日本通信使と大坂》，《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下，吉川弘文館，1969年，頁344。

② 以中國為例，新近出版的如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③ 正中書局，1957年，頁2。

④ 許筠《蘭雪軒集跋》，《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158。

⑤ 柳成龍《跋蘭雪軒集》，《西厓集·別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第52冊，頁483。

而“勿使無傳”的途徑是“寶藏之”，不是加以刻印，化身千百。蘭雪軒詩之得到刊刻，並與其他女性作品入選中國詩選，與當時的外交活動密切相關。

朝鮮宣祖二十五年壬辰(1592)，日本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史稱“壬辰倭亂”。明朝軍隊出兵援朝，為之收復故土，援軍中韓初命、吳明濟、汪伯英、藍芳威等人，對朝鮮詩皆懷有採訪之願，而首先編纂成帙的，就是吳明濟的《朝鮮詩選》，成書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而在此前一年，他在許筠等人的幫助下，已經收羅了大量朝鮮詩，其中也包括蘭雪軒詩。其《自序》云：

丁酉之歲(1597)，徐司馬公以贊畫出軍東援朝鮮，濟以客從。次歲戊戌(1598)季春，涉鴨綠，軍於義州。……濟因訪東海名士崔致遠諸君集，皆辭“無有”。……然有能憶者，輒書以進，漸至一二百篇。及抵王京，聞多文學士，乃數四請司馬公，願暫館於外。……許之，濟乃出，館於許氏。許氏伯仲三人，曰筠、曰箴、曰筠，以文鳴東海間。筠、筠皆舉狀元。筠更敏甚，一覽不忘，能誦東詩數百篇。於是濟所積日富，復得其妹氏詩二百篇。而尹判書根壽及諸文學亦多搜殘篇，遂盈篋。頃之，司馬公以外艱歸豫章，濟亦西還長安。長安縉紳先生聞之，皆願見東海詩人詠及許妹氏游仙諸篇。見者皆喜曰：“善哉！吳伯子自東方還，囊中裝與衆異，乃纍纍琳琅乎！”^①

其後，吳氏又在李德馨(1561—1613)的協助下，更作增補，“前後所得，自新羅及今朝鮮共百餘家”^②，成《朝鮮詩選》七卷，入選詩人一百十二名，詩作三百四十首，而蘭雪軒一人就入選五十八首，位居第二的鄭夢周(1337—1392)僅入選十七首。其他女性有署名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趙瑗妾李氏等(所謂“李氏”實即“趙瑗妾李氏”)。這是朝鮮女性詩第一次在選本中的出現。

援朝明軍中對朝鮮詩歌抱有興趣者頗多，他們根據自己的採訪所得，編為選集者不一。如藍芳威《朝鮮詩選全集》，今藏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後者殘缺甚多。李宜顯(1669—1745)《陶峽叢說》云：“有藍芳威者，隨大司馬東來，采東詩，裒成六編，名曰《朝鮮詩選全集》。起自箕子《麥秀歌》，止於景樊詩，凡六百首。”^③據吳知過序言所稱：

① 祁慶福《朝鮮詩選校注》，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年，頁238—239。

② 祁慶福《朝鮮詩選校注》，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年，頁238—239。

③ 《陶谷集》卷二八，《韓國文集叢刊》第181冊，頁455。

(藍公)首尾在朝鮮者幾三年，得朝鮮投贈詩及士女自所為詩幾數百篇，皆不辭手錄，而親為選訂。^①

藍氏《選刻朝鮮詩小引》自云：

士多通詩，以至於方之外、柵之中，在不乏人。初不以韎鞞士於翰墨寡所短長，時詣軍幕，以詩相投贈，或以其國中所為詩交出而傳示。^②

可見其收羅範圍遍及方外柵中，自然就包含了僧人和女性詩。吳序又特別提及：

許媛鬢之雄，亡難稱白眉，是奇之奇者。^③

許媛即指蘭雪軒，而“鬢”字(指蠻夷之邦)乃代指朝鮮，其詩作為朝鮮詩壇之最高代表，在藍《選》中也十分顯眼。其書共八卷，收詩五百八十五首，蘭雪軒一人就占兩卷(卷七、卷八)，詩一百三十首，約占全書的四分之一，不愧“白眉”。而以一“雌”稱“雄”其間，實可謂“奇之奇者”。其他女性之作有新羅女王、趙瑗妾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等。吳知過序撰於萬曆甲辰(1604)，其書之編成，略晚於吳《選》。

又有汪世鍾(伯英)編《朝鮮詩》四卷，此書未見，據徐燊《筆精》卷五云：“新都汪伯英，從萬中丞經略朝鮮，集其國中古今詩四卷，儼然中華之調，今拔其尤者載之。”^④特別表彰蘭雪軒“律詩、古風尤多雅調，《月殿(當作‘玉樓’)上梁文》亦駢儷，不能悉錄”^⑤云云。從其他旁證材料中可知，其選實亦突出蘭雪軒。如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五四“朝鮮許姝(妹)氏詩”云：“薊州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梓其中詩成帙，獨許姝(妹)氏最多而最工。”^⑥這一情形也被朝鮮人覺察，洪萬宗(1643—1725)云：“中國以我東為偏邦，諸子詩無一見選者。近世薊門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東方詩，獨蘭雪軒詩最多。”^⑦其實這些人之間也

① 藍芳威編《朝鮮詩選全集》卷首，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圖書館藏本。此書承蒙該館何劍葉女士複製縮微膠卷相贈，特此致謝！

② 藍芳威編《朝鮮詩選全集》卷首。

③ 藍芳威編《朝鮮詩選全集》卷首。

④ 沈文倬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170。

⑤ 沈文倬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170。

⑥ 《續修四庫全書》第126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11。

⑦ 《小華詩評》卷下，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卷，韓國太學社，1996年，頁524。

有密切聯繫，如吳明濟所編《朝鮮詩選》，在“同閱校正”者的名單中，就列有“薊門賈維翰無局”、“東萊韓初命康侯”和“新都汪世鍾伯英”，藍《選》同校者即“莆口吳知過更伯”和“東萊韓初命康侯”。其書編纂時間雖難以確定，但總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其中較突出的是女性作品，代表人物即蘭雪軒。由此可見，蘭雪軒以及其他朝鮮女性詩在本國編集刊行之前，首先是在中國得到了刊行的機會，而其契機就是兩國之間人員的“外交活動”。這既有編纂之功，也有流傳之效。

萬曆丙午(1606)，明廷以翰林修撰朱之蕃為正使、梁有年為副使頒詔朝鮮，許筠正為從事官，使他有機會與正副使多有往還，其《丙午紀行》載之甚詳。朱之蕃對中國女性文學素有關心，乃詢及蘭雪詩，筠遂以詩卷進之。朱“諷而嗟賞”，為作序云：

閨房之秀，擷英吐華，亦天地山川之所鍾靈，不容強亦不容遏也。漢曹大家成敵史以紹家聲，唐徐賢妃諫征伐以動英主，皆丈夫所難能而一女子辦之，良足千古矣。即《彤管遺編》所載，不可縷數，乃慧性靈襟不可泯滅則均焉。即嘲風詠月，何可盡廢？以今觀於許氏《蘭雪齋集》，又飄飄乎塵埃之外，秀而不靡，沖而有骨。……又豈叔真、易安輩悲吟苦思以寫其不平之衷，而總為兒女子之嘻笑擗蹙者哉？^①

朱之蕃作為明朝正使而給朝鮮女性詩集作序，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令朝鮮文壇驚訝，如具樹勳所謂“華文之弁卷於偏邦女人文集，罕有之事也”^②。朱未到朝鮮之前，宣祖曾詢問諸大臣“今此天使，有名之人乎”，又問其製詩水平如何，而他得到的回答是：“中原之人數學士文章，只稱焦竑、黃輝、朱之蕃三人，蓋有名之人也。”^③因此，由這樣的身份和地位所撰寫的序文，就代表了主流文壇對蘭雪軒詩的高度肯定，同時也隱含了對朝鮮女性文學的肯定。這對於朝鮮女性文學創作的推動以及文人觀念的衝擊，是不能忽略的。其後，梁有年又為作《題辭》云：

① 《蘭雪齋詩集小引》，《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 97。

② 《二旬錄》，《紀聞叢話》引，韓國亞細亞文化社，1990 年，頁 369。

③ 此李德馨語，見《宣祖實錄》卷一九五宣祖三十九年正月壬辰條，《朝鮮王朝實錄》第 25 冊，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1955—1958 年影印本，頁 152。按：關於朱之蕃在文才方面的地位應答宣祖者，同時還有李好閔、柳根、尹昉等，可參看。

唐永徽初，新羅王真德織錦作《太平詩》以獻，載之《唐音》，至今膾炙相傳，謂爲其先王真平之女。然則女中聲韻在東方從來既遠，而《蘭雪集》尤其趾美獨盛者。故永以附諸皇明大雅，流傳萬葉，厥有史氏在矣。^①

隱然點出東國女性文學的歷史印迹，又突出了蘭雪軒的特殊地位，並進而認爲，史家必將其作品匯入中國固有的風雅統緒，萬代流傳。朝鮮《蘭雪軒集》的第一個木刻本刊行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卷首列朱之蕃小引及梁有年題辭，卷末附許筠跋文。以後朝鮮各種刊本，皆依此式。

但是最早的《蘭雪軒集》却是在中國刊行的。沈無非刊行之一卷本《景樊集》，據考證，很可能是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之前付梓^②。雖然此書僅存序語，全書內容不詳，來源亦難以推考，但在此之前，吳《選》、藍《選》以及汪編《朝鮮詩》皆已印行，其中收入大量蘭雪軒作品，是可供其彙集的。又潘之恒《巨史·外篇》卷三《朝鮮慧女許景樊詩集序》，其中不僅提及“曩沈虎臣姊氏曾梓《景樊集》一卷，余讀之”^③，可證他曾親見此本，而其作序時間乃在“萬曆戊申春日”，雖與許筠初刊本爲同一年，但許跋作於此年孟夏，實以潘本爲早。沈無非、潘之恒本人雖未曾到過朝鮮，但他們得以編輯《景樊集》，還是受益於中朝之間的外交活動。

李宜顯曾出使中國，後於其《陶峽叢說》中記載：“明人絕喜我東之詩，尤獎許景樊詩，選詩者無不載景樊詩。”^④其所提及者，即有《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選》、《詩歸》等。另考諸《巨史》、《名媛彙詩》、《古今女史》等選集，皆可證此言不虛。除了蘭雪軒，還包括其他女性詩人。而這與中朝間外交活動也有密切關係，茲以《列朝詩集》爲例說明。《列朝詩集·閩集》“朝鮮”下小序即引用吳明濟《朝鮮詩選序》，可知其選多以吳《選》爲藍本。又許筠下復引用筠之《朝鮮詩選後序》。又許妹氏下云：

許景樊，字蘭雪，朝鮮人。其兄筠、筠皆狀元。八歲作《廣寒殿玉樓

① 《蘭雪齋集題辭》，《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 98。

② 參見俞士玲《明末中國典籍誤題蘭雪軒詩及其原因考論》，載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9年，頁 284—321。

③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 162。

④ 《陶谷集》卷二八，《韓國文集叢刊》第 181 冊，頁 455。

上梁文》，才名出二兄之右。……金陵朱狀元奉使東國，得其集以歸，遂盛傳於中夏。……今所撰錄，亦據《朝鮮詩選》存其什之二三。^①

其中收錄之朝鮮女性作品，除蘭雪軒外，尚有(李)婷^②、趙瑗妾李氏、成氏、俞汝舟妻以及妓德介。以吳明濟、藍芳威等人所編之諸種朝鮮詩選，大致成爲明末清初中國選本之入選朝鮮詩的文獻來源。而明人的選本反過來又給朝鮮文壇以刺激，引發了他們對於本國女性詩文集的編纂。

流傳至今的朝鮮時代女性文集，時代最早者爲十六世紀初俞汝舟妻金氏的《林碧堂遺集》，編纂者爲其七世孫俞世基，編纂動機就是受到《列朝詩集》的刺激。其《跋》云：

去歲之冬，友人金子昂斗明以書狀赴燕，購得錢牧齋謙益氏所輯《列朝詩集》歸以眎余。是集也，蓋哀取洪武以後諸家詩編爲一帙，吾東圃(隱鄭夢周)、牧(隱李穡)以下百餘家亦得與焉。金氏三篇弁諸閨什之首……今因錢公之所撰，始得家乘所不載、世間所不傳之三篇，並如前所有四篇爲七篇，其亦多矣。^③

據《同文彙考補編》卷七《使行錄》，金斗明作爲書狀官赴燕日期是肅宗八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行購得《列朝詩集》東歸，並向俞士基展示，其中所收金氏詩三首(《別贈》、《貧女吟》、《賈客詞》)乃“家乘所不載、世間所不傳”者，俞氏見到則激動不已，乃增益其他四首編成《林碧堂遺集》，並邀請當時達宦名流爲之序跋，這些序跋中有一共同點，就是對入選《列朝詩集》一事驚歎不已，視爲文苑奇事。如趙持謙(1639—1785)跋云：“今世代垂二百年，吾東所不傳之什，至於所不知何人，乃復得之於數千里之地外，風塵掃蕩之後，文物灰燼之餘，此殆遺還也，實我文苑異事。”^④尹拯(1629—1714)跋云：“三篇得

① 《列朝詩集》閨集第六，中華書局，2007年，頁6856—6857。

② 李婷字子美，號爲月山大君，乃朝鮮成宗大王之兄，有《風月亭集》，但中國選本多望文生義，誤作女性。俞樾《茶香室四鈔》卷五“朝鮮月山大君”條云：“國朝程庭鸞《多暇集》云：‘吳子魚《朝鮮詩選》有月山大君婷一首，《明詩綜》載之，云是朝鮮女子。蒙古博西齋明辨之云：‘朝鮮之制，王兄弟封君，同母弟封大君。婷乃懷簡之子，康靖王弟，非女子也。’”按月山大君，余已載於《三鈔》卷七，蓋亦誤以爲女子，今訂正。”

③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15。

④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17。

載於錢牧齋所編《列朝詩選》者甚奇。”^①韓泰東(1646—1687)跋云：“東人之所遺，裔孫之所未睹，而中州之士獨得以哀次之，掇取餘馥，攬擷遺英，列之文藝之林者，抑何奇歟？”^②南龍翼(1628—1692)跋更慨歎“事尤奇而遇尤幸”^③。最典型者，乃宋徵殷(1652—1720)《題義城金氏林碧堂詩後》：

其絕句三首，得載於天朝錢牧齋謙益所編《列朝詩刪》，爲使价之所購來。噫！我國僻在海外，雖操觚之士搢賢擢胃，刻意推敲，其得傳於中華者甚鮮，而況林下一婦人，遺懷於閨柵之內，而乃爲大朝詞伯之所賞，編入於諸名家詩選，豈不奇且幸哉？^④

然而這三首詩在文獻上存在很多疑問，除《別贈》見於吳明濟《朝鮮詩選》，尚有依據外，《貧女吟》、《賈客詞》之歸在金氏名下，最早見於托名鍾惺編《名媛詩歸》，實則皆爲蘭雪軒之作。俞士基編成《林碧堂遺集》之後，遍請當世名流爲之序跋，其中包括南九萬(1629—1711)，他應邀撰寫了《題林碧堂七首稿後》，但俞士基在編集時，却以另一篇《金夫人枕角繡詩序》替代之，原因就是南氏在“題後”中指出了這兩首詩的真偽問題：

牧齋所編三首，聲響稍促，辭采稍浮。且《貧女吟》、《賈客詞》皆蹈襲古人之陳語，其視《枕角詩》即事賦懷、悠然自得者，不啻徑庭矣。余曾入燕館，得《名媛詩歸》一帙，其中亦載夫人《楊柳詞》二首，流於巧麗，殊乏風雅本色，固已疑之矣。更考《列朝詩集》，《詞》之其一“條妬纖腰葉妬眉”，則以爲朝鮮婦人成氏之作；其二“不解迎人解送人”，則以爲蘭雪軒許氏之作，而又譏其偷取裴說之詞。據此則其非出於夫人決矣。未知編《詩歸》者從何而得之，有此錯置也。然念《詩集》、《詩歸》之所載，雖或非夫人所作，唯以其得托於夫人，參於揀選，列於簡冊，即夫人之聲聞溢於東國，騰於中華可知也。《胡笳十八拍》古人以爲六朝人擬作，幸得托名文姬，乃入《楚辭後語》。今此諸詩，無或亦類於是耶？然則毋論其詩之真贋，夫人以海外偏邦林居寒士之妻，乃爲上國文苑諸公所稱道編錄，傳於

①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冊，頁 18。

②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冊，頁 20。

③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冊，頁 23。

④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冊，頁 28。

天下後世，是爲盛也。^①

南九萬之所以能够發現這一問題，關鍵就在他曾於肅宗十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二年（1686）兩次作爲正使到中國，得見《名媛詩歸》，故能知其所本。雖然其《題後》委婉其辭，但俞世基可能仍然感到頗煞風景，故棄而不用。

李玉峰約略與蘭雪軒同時，乃趙瑗（1544—1595）之妾，她的詩集也是在一百多年後，由趙氏玄孫趙正萬（1656—1739）於肅宗三十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編成。正萬所編者爲《嘉林世稿》，乃其家族三代進士高祖雲江公趙瑗《雲江遺稿》一卷、曾祖竹陰公趙希逸（1575—1638）《竹陰世稿》二卷及祖父近水軒公趙錫馨《近水軒遺稿》三卷，而以《玉峰集》三十二首附於卷末。本來，編纂《嘉林世稿》乃正萬秉承其父的遺願所爲，內容亦僅爲高祖、曾祖和祖父三代文集，何況李玉峰當年還是因爲以詩代人擬寫訴狀而被趙瑗逐出門戶者，那麼，正萬究竟是出於何種原因，既編《玉峰集》，又附於家集之後，還爲李氏立傳，撰寫《李玉峰行迹》，着意表彰其文學才能。這與衆多中國詩選收入李氏詩有直接關係。試檢諸家選本，李氏詩入選吳明濟《朝鮮詩選》十首，《古今女史》六首，《名媛彙詩》六首，《名媛詩緯初編》三首，《名媛詩歸》十三首，《列朝詩集》十一首，《明詩綜》二首，從《筆精》一書中尚可知，其詩還被選入了汪世鍾《朝鮮詩》和程相如《四女詩》中。這一情形，趙正萬未必完全清楚，但或亦有所耳聞。他在編纂《玉峰集》時，已明確提及其中十一篇出自於《列朝詩集》，並對其中三篇作品旁見其他文集，提出“未詳孰是”^②的疑問。在《李玉峰行迹》中又特別指出：“中朝人亦奇其詩，重其節，采其所作錄於《列朝詩集》中，稱之以閩秀玉峰李氏。……不唯名播於東土，終爲天下人之豔嘉。”^③正萬此舉正是受到中國選本刺激的結果，畢竟這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也就堂而皇之地將《玉峰集》編入《嘉林世稿》之中，並刊刻行世。

別集如此，選本亦然。東國選本之入選女性詩是從許筠《國朝詩刪》開始的。此前在許筠的協助下，如吳明濟的《朝鮮詩選》等已經選入女性詩，並且在中國大受歡迎，許筠受此激勵，也就有勇氣打破東國選本的傳統慣例，首次將女性作品入選其中，計有金氏、曹氏、楊士奇妾、李氏、伽倻仙女以及蘭雪軒

①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 27—28。

②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 70。

③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册，頁 66。